



忠诚

埃·菲依根等著

北京出版社

忠 誠

埃·菲依根等著
苗 青等譯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

忠 誠

(苏联)埃·菲依根等著

苗 青 等 譯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长安街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 2 10/16 · 字数 57,000

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5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71·68 定价: (6)0.26元

目 录

忠 誠	埃·菲依根(1)
新 兵	埃·菲依根(9)
香烟盒	埃·菲依根(15)
我是苏联公民	埃·菲依根(19)
亲爱的海啊，黑海	埃·菲依根(27)
“神話式的姑娘”	埃·菲依根(35)
奥塔里的未婚妻	斯·叶·列文諾依(66)

忠 誠

埃·菲依根

我在市蘇維埃主席華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·托卡列夫的办公室里已經待了半个鐘頭了，可是老沒機會和他開始作一次必要的談話。先是省里來了電話，後來又是市公用事業局的電話，然後托卡列夫自己又打電話到別的地方去。在這以後，一位婦人走進房間里來，她年紀有五十歲光景，神色端肅而果斷。在她那件很普通的深藍色的外衫上閃耀着一枚紅星勳章。

“華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無線電剛才收到了消息，我們的漁夫們就要歸來啦。我們該好好地歡迎他們，說幾句獎勵他們的話，他們也真應該得到獎勵。”

“是呀，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，我們一定去歡迎他們。”

這女人不告別就走出去了。我明白了：她是這兒辦公室的常客。

“這是加夫里洛娃，一個很出色的女人，”托卡列夫告訴我，“您看見她的勳章嗎，就是那顆小星呀？您要是願意听，我可以把她獲得勳章的經過告訴您。”

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，我們不得不放棄我們的這座城市。我到了塞瓦斯托波爾，被任命為一支海軍陸戰隊的政委。在一個昏黑、險惡的十二月的夜里，我們在一座濱海的小城登了陸，這座小城就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，我還在那兒接連擔任過五年市蘇維埃主席。關於我們這次夜襲的任務，我現

在不打算跟您多談。我只是痛苦地告訴您：這次夜襲沒有成功。法西斯的兵力比我們原來估計的強得多，到了半夜三點鐘光景，我們知道沒希望了。我們退到有我們汽艇在等候着的漁船碼頭附近，這時，敵人的迫擊炮響了。第一枚炮彈就在我旁邊炸開來，我的右腿完全給炸斷了。左膝蓋也碎了。我在一道柵欄旁邊倒下來，我的戰士們在我身旁奔跑，跟着有人叫喊：‘政委，政委同志！’我全都聽見，全都明白，可是我已經一點辦法也沒有，甚至連聲音也發不出來。後來，周圍都沉寂下來，天也開始亮了。柵欄那邊有一條狗淒慘地嗚咽着。舔着舌頭。它嗅出我來了，我聽到它的牙齒在打顫，它身上的鎖鏈鏘鏘在響。再過幾分鐘天一大亮，德國鬼子馬上就要來到了，我摸摸左輪手槍的彈盒，裡面是空空的。我在岸上酣戰中不留意把所有的子彈都打光了。這麼說，我將要落在敵人手中被折磨死吧。但是，我剛想到這兒，柵門呀的一聲開了。有一個女人對着我彎下身來，她拍了一下巴掌，失聲說道：

‘華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親人哪……’

我失去了知覺。醒來的時候，發現我在一座地窖里。我伸手去摸牆——牆是新鮮潮濕的粘土砌的。我是在哪兒呀？我躺在一張床上，蓋着輕暖的棉被，我的頭緊靠在一個雪白的枕頭上。小架子上點着一盞煤油燈，我嗅到一陣藥品的氣味。我在哪兒呢？大約過了兩個小時，我才明白過來。我聽到頭頂上有腳步聲，後來，地窖門大大地敞開，陽光透射進來。從樓梯上走下來一個女人，她在床边坐下來，默默地撫摸着我的手，說道：

‘華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現在您可以活下去了。’

‘您是誰？’

‘我是加夫里洛娃·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。’

‘您是本地人嗎？’

‘是的，我生在這兒。我這一輩子也就住在這兒了。’

‘那我怎麼不認識您呢？’

這位女人聳聳肩膀。

‘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您問這個干嗎？’

‘您認識我嗎？’

‘我們這兒只有一個您這樣的人，我們居民却有許許多多啊。算了，真不應該和您談得這樣久。現在您得吃葯了。’

‘這是哪兒來的葯？’

‘這是醫生給的。’

‘哪一個醫生？’

‘叶夫列莫夫醫生，從療養所來的。我在他那裏當過五年護士。’

‘請您把叶夫列莫夫叫到這兒來吧。我需要儘可能快些起床。’

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苦笑了一下。

‘您再也起不了床了，’她簡單地說，‘您已經沒有腿了。醫生也不可能上這兒來。這是個秘密的地方。’

我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有多么可怕。但是加夫里洛娃沒來安慰我，她扯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。

‘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我可早就認識您了。當您還是個小孩兒，一個共青團員的時候，您那時可真調皮哪。老是跟咱們教區的神父搗蛋。記得有回我還扯了您的耳朵。當然那不是为了上帝，而是看不過，叫您別再胡亂搗蛋了。後來，您在漁業集體農莊領導工作隊的時候，我還在您的駁船上工作過。您記得嗎？’

‘不知怎的記不起来了。’

‘要記牢所有的人这自然是不可能的。您出外去學習的時候，我也給您送过行。可后来呀，我一看，您回来了，戴着毡帽，喝，真是個學者，簡直就像个教授。大伙把您选进市苏維埃的時候，我也滿心欢喜投了您一票。老娘兒們拿不定主意，我跟她們解釋开了，我說：这是咱們的人哪，有骨气，將來不会叫大伙上当的。’

‘那我怎么从来就沒見過您呢？’

‘咱們見过的。您不过忘記罢了。有一回，我上市苏維埃找您，那陣子，我沉不住气了，記得吧，連您桌上的墨水都給我打翻了。那是因为合作社主任叶尔莫林欺侮咱們婦女，他要不就剋扣斤兩，要不就給人偷偷地攔上点腐爛东西，真叫人受不了。我上您那兒告他去，可是您……’

‘可是我怎么啦？’

‘可是您說：我回头来处理。結果却沒有处理。真是遺憾，那时候要把他关到牢里就好了。当时沒把他关起来，現在他可开上了一家寄賣商行啦。听說德国鬼子还打算叫他当市長呢。叶尔莫林这家伙真是個敗类！’

我內心感到羞愧，臉上不由得泛起了一陣紅暈。

告訴您，大尉同志，我得先交代一下，我在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家里，說得更正确些，是在她家的地窖里，就这样过了整整兩年。不过我可不是那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。当时，我和她兩人都尽了一切力量，跟我們祖國的敌人进行斗争。所以，这个普通的、但是意志很坚强的女人，能够获得政府獎給她的紅星勳章，也真不是無緣無故的。这位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，真是個很不平常的女人。不，我最好还是說：她是個很普通的苏联婦女吧。

有一回，我对她說：

‘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，亲爱的！您該赶快把我送到別处去吧。不然的話，要叫法西斯匪徒知道了我在这兒，那您和您的孩子們就得倒霉了。’

‘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咱們的人不来，我哪兒也不放你去。’

‘可是，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，您可要明白，咱們的人可能要过一年、兩年才来呢。’

‘他們会来的，他們反正是要来的。这事情我們別再談了吧。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我在西部边境上失去了我的大兒子，他在保衛勃列斯特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的丈夫叶高尔，战争开始以后几个月就在卡霍夫卡附近牺牲了。我真痛心，兩個人我都愛，可我不知道，我更愛哪一个。我身边剩下了四个孩子。为了每一个孩子，我都准备把我的心獻給祖国。但是，如果將來需要的話，那么，为了你，也就是为了苏維埃政权，我願意把这几个孩子也獻出去，我自己哩！就躺在通地窖的門上面，那敌人只有跨过我的尸体，才能到您这里来。不，他們連我的尸体也跨不过的。死者会把法西斯匪徒絆住，我决不放过他們。’

过了三四天，她对我說：

‘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你签署一道市苏維埃的命令吧。’

我几乎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‘我說，你要我签署什么命令呢？’

‘喏，是这么回事，’她回答，‘巴尔苏柯夫，就是你認識的馬达修理厂的那个旋工，还有銀行會計員米沙·洛加特金，他們想把叛徒叶尔莫林处死。我对孩子們說：你們不能

这样自作主張，得有苏維埃政权的命令才行。現在，您簽署命令吧，回头我拿到街上去張貼起来，好讓人民知道苏維埃政权还存在，还能行使賞罰的权力。’

我簽署好了市苏維埃的命令，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請我把它讀了一遍，她表示滿意，然后就帶走了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她向我报告：叶尔莫林已經被处死了。

这以后又过了一些日子，彼得洛夫娜对我說：

‘德国鬼子在撒謊，叫人听得厭煩了。他們說，莫斯科已經被他們拿下了，又說紅軍已經被打垮了。我們得想法子收听莫斯科的广播才行。有一个人跟我說，他能弄到一台收音机，不过价錢要得真吓坏人。而我又沒有錢。’

她沉默了一会兒，然后坚决地說道：

‘我去把母牛卖掉。’

‘彼得洛夫娜，您不能这样做，您的孩子們会餓死的。’

‘他們不会餓死的。反正是一样，要沒有苏維埃政权，他們也活不了。’

她把母牛卖了，給我帶來了一台收音机，又尽她的能力帮我安裝好。現在，我們听得到莫斯科的声音了。彼得洛夫娜醉心地听着对前綫广播的信件。我头一回看到她眼中含着泪水。

‘世界上还存在着莫斯科呢！’她說，‘要是莫斯科还活着，那就是說我們也还要活下去。’

我开始收听情报局發表的战报，然后再抄写了好多份。但是彼得洛夫娜很快就弄来一架打字机，还有复写紙。您問她是从哪兒弄来的嗎？其实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当时在我們城里住有一些真正的爱国者，而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和他們有着極密切的联系。人們信任她，她也信任他們。我

虽然住在那小小的漁家屋子里，住在潮湿的地窖里，而且一步也不能动，整天困在鉄床上，但是我仍然过着斗志旺盛的生活。我通过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与地下爱国組織的一个大的分支取得了联系。每到夜晚，城里就响起了爆炸声，岸上鋼筋水泥的防御工事都飞上了天，載着法西斯匪軍的汽艇、小帆船都沉到海底去了，堆放燃燒品的倉庫都着了火。这都是我們組織里的人干的。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站在本城居民反对侵略者的最中心、最前列。这位普通的、文化程度很低的妇女，具有一种惊人的自豪感和独立精神。有一回，她从市場回来說：

‘外面謠傳英美兩国的艦队已經开进了我們的黑海，好像德国鬼子馬上就要被他們打垮了。’

我随即开玩笑說：

‘是呀，彼得洛夫娜，这不是很好嗎？我們的盟友很快就会来解放我們了。’

‘不，华西里，我可不願意讓別人来解放我們。先是他們来解放我們，可是以后我們还得想法子从他們手下解放出来。不，資本家总归是資本家。我这輩子已經把他們看透了。华西里，我怎样替財主林可夫弯腰駝背地干活，怎样为他耗尽了的那青春的力量，这些您以为我就都忘了嗎！不，这已經受够了……’

我們就是这样过活的。全部情况要談也談不了。

在一个明朗的四月的早晨，苏联軍隊开进城来。安托尼娜·彼得洛夫娜亲自把我送到省里，安上了假腿，又亲自挽着我走进这間办公室。

‘来吧，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，坐到您的安乐椅上去，动手管事吧！不过您可要多加小心，要好好地管事！’”

华西里·米哈依洛維奇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。

“您来看看外面在干什么。全城的人都往碼頭上跑去了。”

我也走到窗前。在寬闊的海岸街上，站着一大群妇女和兒童。捕魚船队的第一艘駁船繞过狹長的海角，駛进港来了。駁船头上站着一位个兒很小的人，正在用手旗打着信号。站在海岸街上的孩子們按着手旗的信号念出来：我們胜利归来。完成計劃百分之三百。

一个小姑娘跑到窗戶前面。

“华西里叔叔，”她喊道，“咱爹爹在駁船上打信号来啦。他們裝着魚来啦。”

“知道了，塔涅奇卡，我知道了。”托卡列夫笑了起来。“这是工作队長戈列洛夫的女兒。”他向我解釋說。

“华西里叔叔，我們去接爹爹吧。”

“我这就去，塔涅奇卡。”

托卡列夫走到衣架旁，取下帽子戴上。这时候，漁業集体农庄管理处旁边的桅杆頂上，飄揚起一面紅旗，向胜利归来的漁人們致敬。托卡列夫摘下了帽子，眼睛炯炯發光，嘴邊泛起了微笑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：太好了。

捕魚船队进港了。突然間，制桶厂里大約有五十个錘子一起敲击起五十只新木桶来了。这是制桶工人們在祝賀自己的朋友。城市上空蕩漾着一陣陣欢乐的鐘声。

“这是漁村报信的鐘声，”托卡列夫說，临了又笑着解釋道，“报告喜信的鐘声。”

(苗 青譯)

新 兵

埃·菲依根

“西姆柯，你的运气真不错，”中士罗吉昂诺夫说，“你上前线，就赶上了进攻。老弟，我可是个老兵哩。我撤退过，也打过保卫战。你可真叫走运，真是刚下船就赶上了舞会①。”罗吉昂诺夫停了一下，重新点燃起那熄灭了的纸烟。“我看，这是什么人在挂念我吧。”他嘟囔着说。

西姆柯不相信地打量着这个老兵。老兵和新兵看来都一样年轻，不过，在罗吉昂诺夫的神气里，却有着一种西姆柯还不曾有过的什么东西，因此西姆柯不由得有点羡慕这位中士了。

“你家里的人住在哪儿？”罗吉昂诺夫问道。

“在那边，”西姆柯指着高地后面说，“我妈就住在那个村子里……很近。”

“这末说，你很快就要见到她老人家了。不过，你可得小心点，临阵可别退缩呀，你是胆小得可憐呢。”

西姆柯原想反驳几句，但罗吉昂诺夫在分手时说了一句：“好，你暂时先休息一下吧。”就在黑暗中消失了。

真想睡觉啊……西姆柯和这困人的睡意在斗争着，因为他生怕错过了开始进攻的时刻。瞌睡毕竟还是战胜了他。当他迷迷糊糊地想到快要和妈妈见面时，他微笑了，并且立刻就梦见了提着步枪，在故乡村子里的街道上奔跑着；妈妈

① 俄国民间俗语：碰上了好机会。

穿着他很熟悉的那件短皮襖，迎面走來。“媽，我正忙着呢，我要追趕德國鬼子去。”媽媽急忙替他划個十字，細聲細氣地說：“你長得這麼高大、這麼結實啦。”

“同志，起來，起來！”有人搖搖他的肩膀，西姆柯一骨碌站了起來。

“馬上就要開始了。”一個和他并肩作戰的同志對他說。

西姆柯揉了揉眼睛。灰蒙蒙的天空低得就像頂在頭上一樣。片片浮雲，沿着山坡，旋繞着樹梢，慢吞吞地在移動。進攻立刻就開始了。頭一陣炮彈發出轟轟的響聲，從戰壕上空飛掠過去。西姆柯驚縮成一團，緊緊地貼近戰壕壁。

“你干嗎鞠躬行禮，這是我們自己的炮彈呀！”鄰近一個同志在取笑他，接着又好意補上一句，“第一次上戰場，哪一個都是這樣。”

不久，連隊出發前進了。但是連長不讓西姆柯參加散兵綫橫隊，他命令西姆柯攀登到峭壁頂上，並且嚴厲地囑咐他說：

“別叫一個德國自動步槍手冲到指揮所這邊來。你要用腦袋來担保，聽見了嗎？”

西姆柯趴在光禿禿的岩頂上，兩眼都睜得發痛了。他老覺得，馬上就會有一個德國鬼子從灌木後面，從樹叢的缺口里爬出來似的。有一回，他差點兒想放槍了，因為他發生了錯覺：以為有人正偷偷地走近電話員的掩蔽部。離開他三百公尺遠的地方，正在進行着戰鬥。連隊突破了德國鬼子的防綫。西姆柯很想跑到那邊去，他感到自己十分委曲，甚至有點苦惱：同志們都要向前進攻了，他們可能會攻到他住的那個村子里去，可是他呢，却只好老守在這塊該死的岩石上。現在開始下雨了，又冷又密的雨，還夾雜着濕膩膩的雪花。

才一会儿，西姆柯就全身湿透了。敌人的机枪向他扫射过好几次；当第一次向他扫射的时候，他吃了一惊，几乎要从岩石上滚下来。但是当子弹再一次啪啪地擦过岩石的时候，西姆柯冒火了，他破口大骂，并且向法西斯匪徒那边扬起了拳头，威胁着说：“等着瞧吧，混蛋，我准要找你们算账的。”就这样，他伏在岩石上直到半夜，手脚都冻僵了。战斗的喧嚣声一直往西边传去。西姆柯好像已经被人遗忘了。但是，过了一会，听到下面有人在喊：“喂，岩石上的同志，下来烤烤火吧。”西姆柯笨手笨脚地挤进窑洞里，缩做一团，立刻就做起恶梦来了。

……西姆柯的那个排，成一字横队向前行进，他是左面排头的第一个。今天跟昨天一样，下着密密的雨。战士们的双脚都陷进粘糊糊的烂泥里。军大衣变得越来越沉重，重得好像寸步难行。但是，当战士们走到林中旷地上来的时候，指挥员喊了一声“跑步！”大家又都快步飞跑了。遇到旁边地雷爆炸时，就立刻卧倒，然后又爬起来，再往前跑，一直跑到树林边上去。在树林里，西姆柯走得太偏左了，所以就离开了他自己那排横队。他本来要纠正方向，转向右面，但这时却碰上两个红军战士从右面走过来，他们问道：“我们的队伍呢？”后来他们三人并肩同行。一会儿，他们看见了五个法西斯匪徒。匪徒们把枪端在胸前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。西姆柯伏在一棵蛀坏了的树桩后面，他的两位战友也在树后面隐藏起来。看，就是他们，这些法西斯匪徒，野兽，刽子手！一股怒火冲散了所有的思想，只剩下一个明确的念头：干掉他们！西姆柯打了满满一梭子子弹，打死了三个法西斯匪徒，剩下的两个，就没命地逃跑。西姆柯仍旧扳着枪机，但是弹盘里已经没有子弹了。他的战友们把逃跑的匪徒打死了。

“你一手就干掉了三个坏蛋，真干得漂亮！”一个战士称赞他说，“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很有经验的小伙子。来，抽支烟吧！”

虽然西姆柯从来没有抽过烟，但他还是抓了一点烟叶，用他那微微发抖的、不听使唤的手指头，卷成了一支烟；刺鼻的烟味呛得他透不过气来，他说：

“我以后还要更加狠狠地去揍这些坏蛋。”

“說得好，”他的新朋友表示赞同地说，“你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。”

进攻已经继续了三天。连长的通讯员牺牲了。

“你来当我的通讯员吧。”连长对西姆柯说，“不过你得多加小心，你要是出了毛病……”

在敌人疯狂的炮火底下，西姆柯整天从这个排跑到那个排去。德国鬼子想尽了办法要收拾他。在到第二排去的路上，有一块毫无遮蔽的凹地，那是顶危险的地带。起先，西姆柯试图爬过了这块凹地，但是这样花去了很长时间，连长因为他耽搁得太久，竟狠狠地骂了他一顿。西姆柯这次决定跑步穿过凹地，他飞也似地跑着，让德国鬼子无法瞄准他。但是，他的一只手臂究竟还是叫德国子弹打穿了。西姆柯脸色苍白，搭拉着一只血迹斑斑的衣袖，来到了连长跟前。连长熟练地替西姆柯包扎了伤口，但是因为他行动不小心，就依着老脾气，把他责备了一番。

“你大概是数乌鸦了吧。好啦，现在，开步走，上卫生处去！”他下命令了。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去，”西姆柯固执地说，“我还要去想办法……请允

許我提醒您一下，”謝爾蓋一改平日羞怯的神氣，忽然很機靈地說，“二排排長正等着您的命令呢。”

連長真想去擁抱他這個勇敢的通訊員，但是他轉過臉去，免得露出笑容來，隨即又嚴厲地說：

“那好吧！你馬上給二排帶一個便條去。”

進攻的第三夜，是在剛從德國鬼子手中奪過來的一座掩蔽部里度過的。

連長和通訊員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，而且還沾滿了污泥。

“該暖和暖和，喝點茶才行。”連長說。

西姆柯跑去升爐子，但是老升不着。羅吉昂諾夫進來了。

“瞧你搞得滿屋子的煙。”他說着，一手把西姆柯推開。

“還是讓我來吧。”

中士手脚輕快，一下子就把爐子升起來了，他在上面放了一把水壺。在這座剛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掩蔽部里，立刻就有了一種行軍生活的氣氛，雖然很簡樸，但也還算舒適。羅吉昂諾夫拍拍西姆柯的肩膀說：

“你雖然還不會升爐子，這用不着難過，你能學會的。同志們已經對我談起過你，我自己也親眼看到了：這三天來，你從一個又年輕又沒經驗的新兵，已經變成一個真正的戰士了。”

西姆柯被他這樣一誇獎，直樂得眉開眼笑了。

“喂，你可別驕傲呀，”羅吉昂諾夫說，“往後的事情還多着呢；說起我們軍人的生活，那你不懂的事還多得很！”

羅吉昂諾夫在爐火旁邊坐下來，開始脫掉靴子，好把裹腿布烘乾。